

我跟杜甫是一族的——廖偉棠先生

採訪、撰文：郭俊瑤



詩人、小說家、散文家、評論家、攝影師……說得誇張些，廖偉棠的頭銜多得都可以用來打牌了。他不僅涉獵廣泛，所及之處也都頗有建樹，由此被讚譽為文藝界的「多面手」。然而，他卻更願意把自己定義為一名詩人。他享受詩歌中他跟語言的搏鬥，更欣喜與這種搏鬥帶給他情感的最極致的爆發。「我跟杜甫是一族的」，說這話時，我彷彿看到了他眼中閃爍的星辰。

【關於詩人】

詩人是浪漫的

「回歸浪漫的本義來說，詩人絕對是浪漫的。」

詩人的浪漫不是甜言蜜語，柔情蜜意的那種浪漫。而是說，對於現實，他永遠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想像，並且永遠不滿足於現狀。

詩人是勇敢的

「當你直面現實的殘酷時，才能夠寫出人類這種存在所本來帶有的悲劇性。」

現實和理想總隔着有一條銀河。對於初學寫作的人，它們之間的差異和距離往往帶來思維的痛苦，寫作的痛苦。然而，對那些有經驗的作者來說，他會選擇去接受這樣的事實，拋卻痛苦，直面現實和理想的撕裂。從而在作品裏面去思考，去呈現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撕裂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沉思增加了寫作的厚重感。

詩人是清醒的

「文學裏面是不存在民主的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。有時候，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裏。」

很多詩人把自己的信仰寫進詩裏，用詩歌呼喚着自由與抗爭。微博上就有很多讀者，希望詩人為他們代言，期待作家為他們去剖析真理。其實，很多讀者受制一個時代的精神，有時候未必能夠像作家那麼清醒。作家有很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他要看未來，看到這個時代精神裏面的一些東西。而讀者，不是能力有限，而是被局限在這個時代裏，便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了。

詩人不是意見領袖

「作家不提供答案，他只提供問題。」

在很多情況下，讀者會對於一件事情產生爭論。而爭論不休的時候，就希望他們心中的作家來為這個事件發聲，來蓋棺定論。這就是後來為甚麼很多作家在網上被罵。大家以為作家能夠作為一個仲裁者，或者說把作家當成一個意見領袖去期待他。其實作家不是這樣的。作家寫作他不提供答案，他只提供問題。你非要一個作家去提供答案，這是很搞笑的。法律的問題讓法律去解決，你去問法學家。其實我們的社會問題是一個法律的問題，你去問一個作家，這不是問錯人了嘛。對於這樣的要求，我有時候覺得可笑，有時候覺得可悲。

【關於詩歌】

詩歌的強度

「好的詩歌應該擁有強大的胃。」

詩歌有一種強度，它能達到小說的能量。不要有潔癖，不要說這個不是詩，這個不能寫進詩。能寫進小說的東西都能寫成詩，要有這樣的決心，這樣的毅力，才能和小說爭一長短。

靈感的迸發

「要敏於觀察，要強於帶入。」

其實根本不存在甚麼靈感。只要你敏於觀察，所有的事物都是提供靈感的。你不單要敏於感覺它，你要敏於把自己帶入他人、他物中去。這樣，你就不僅只擁有你自己的體驗了，你還擁有其他人的體驗。你腦子裏所謂的靈感就更加充沛、更加多了。一個人能體驗的東西是有限的，如果你有很強的代入感，你就可以把其他人的經歷、情感綜合到自己身上來，來為你提供寫作的靈感。

詩歌的性質

「詩其實最重要的是：對美的敏感。」

寫詩的訓練給我提供了駕馭其他藝術的能力，我寫散文別人可以看出詩的影子；寫評論也有獨到的要求；我的攝影也與別人不同；我還喜歡吉他……我覺得一個寫詩的人他的綜合能力是很強的。因為詩歌需要有對美的敏感。我以前有兩個寫詩的朋友後來去開了飯館，是很著名的飯館。他們把對美的敏感放在美食上了，一樣能做得很好。

後記

曾在不同城市間輾轉的廖偉棠，如今依舊想不到一個如家般有

強烈歸屬感的地方。他說自己喜歡變動不定的生活，也沒有必要綁定在某個城市，重要的是和城市的文化綁定在一起。雖然他的心漂泊着，但他對詩有感情，對詩的歷史有感情，這便有了棲息的地方。可要記得，他和杜甫是一族的。